

安妮宝贝

告别薇安



告别薇安

安妮宝贝

北京出版集团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告别薇安/安妮宝贝著.—北京：北京十月文艺
出版社，2011.8

ISBN 978-7-5302-1135-9

I. ①告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32933号

告别薇安
GAOBIE WEIAN
安妮宝贝 著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：100120

网 址：www.bph.com.cn
新 经 典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发 行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北 京 汇 林 印 务 有 限 公 司 印 刷

*
850×1168 32开本 8.25印张 190千字
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02-1135-9

定价：28.00元

质量监督电话：010-58572393

十年

I

二〇〇〇年一月，出版第一本书，短篇小说集《告别薇安》。以“安妮宝贝”，一个信手拈来的随意笔名，开始写作生涯。

经常有人问这个笔名有何含义。事实上，它除了持有一个永久的女童式形象，别无深义。之前并未想到过会从事写作，写了十年，并且还在继续。这个笔名，实在是随机，或者说随缘。十年后，也有人劝我改掉这个笔名，恢复本名写作。时间迅疾如同白马过隙。十年前后，不管是生活，还是写作，改变都很多。但这个女童式的笔名，依然保持。就让它代表一个写作者在创作中应该保持的某种初心。

十年。陆续出版《告别薇安》《八月未央》《彼岸花》《蔷薇岛屿》《二三事》《清醒纪》《莲花》《素年锦时》。二〇一一年出版尚未收入文集的是《春宴》。这九本书，包括中短篇小说、长篇小说、散文、随笔、摄影等种种形式。其间发表万字短篇小说《表演》《月》《长亭》，以及其他专栏文章，散见于其他杂志。这些作品以后将会结集出版。

这一次出版文集，是一个有纪念性的整理。如果有所划分，这

些年的作品可分为三个阶段。

《告别薇安》(2000年1月),《八月未央》(2001年1月)。大多是短篇小说和散文。文章常在一夜之间迅速写完,也无修改,直接让读者阅读,因此作品有某种写作训练和文字游戏的态度。有充沛激情,缺陷也明显。文字较多字词、意象、情绪上的重复和放纵,氛围黑暗消极。主题大多关于年少轻狂,叛逆之心,匮乏对抗,情爱妄想。

《彼岸花》(2001年9月),《蔷薇岛屿》(2002年9月),《二三事》(2004年1月),《清醒纪》(2004年10月)。在保留早期作品颓废色彩和情爱主题之外,较多记录自我思省和观点,文字呈现简练清洁。

《莲花》(2006年3月),《素年锦时》(2007年9月),《春宴》(2011年8月)。技巧和表达有了控制,探讨人与自身、他人、环境、时代等种种层面的关系,文字理性和感性适度,在文体中建立起一种自觉。

若按时间走向阅读这些作品,可看出它们的不同风格。理清这个脉络,较能让读者对一个写作者创作的行进和生长过程产生全面认知,而不至于执著于某个阶段的评价,懒怠于去了解对方走向的真实。

期间,读者产生新的流向和选择。喜欢早期风格的读者,觉得

后来的作品晦涩或不解，不再满足自身喜好。喜欢后期风格的读者，则往前回溯并不接受。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读者，在这些作品中各取所需。同时，新的读者在加入。

2

回首来路，从不认为自己在十年之后，是一个重要的或完善的写作者。事实上，越往前走，越能看到作品中诸多弊端和局限性，反省自问之际，也越觉单小轻微。

但也从不诚惶诚恐，因安然于心灵的道路循序渐进，种种知见、心绪、洞察、提炼，只能从容按照既定的步履前往。不同驿站，不同风景，最终留下的，只有一种走过千山万水观望流光过境的空旷。

单纯混沌中有美，剧烈偏执中有美，百无禁忌中有美，谦卑克制中也有美。这些原本属于人对自身生命的处理和完善。微小人类的言论不足道，由凡人创作的文字作品也多有缺漏不足。一个作者写下的文字，最终不过是与自己的生命相关。

作为微小个体，试探虚空的疆域，实践思考和表达，让足迹趋向更远处。只有这个价值可穿透种种评断争议的主观和生命无常存在的客观，穿透文字本身烟云般属性。

3

也许这些文字曾给予过人感动、抚慰、共识或启发，亦或令人不适、不解、不满，乃至产生忿意。种种存在，都是合理。

写作是一条个人道路，无需奢求理解或需要更多解释。但它最终方向是汇入世间万物的整体秩序，汇入大心的领域，如同水滴汇入大海。是一样的道理。

愿这些文字在书写和沉没于水中时，于你我交会的因缘中，种种欢喜或障碍的种子，光明或黑暗的能量，成全各自的修行，并最终趋于唯一存在的光源。

谢谢所有合作过的不同工作领域的人们所提供的帮助。

谢谢大家十年来的欣赏、支持和勉励。

谢谢。

安妮宝贝
北京
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

目 录

| | |
|-----|------|
| 1 | 告别薇安 |
| 21 | 七年 |
| 35 | 暖暖 |
| 51 | 最后约期 |
| 65 | 小镇生活 |
| 93 | 无处告别 |
| 105 | 下坠 |
| 117 | 午夜飞行 |
| 129 | 疼 |
| 135 | 呼吸 |

| | |
|-----|--------|
| 145 | 空城 |
| 159 | 伤口 |
| 167 | 生命是幻觉 |
| 173 | 一个人的夜晚 |
| 181 | 如风 |
| 187 | 交换 |
| 191 | 七月与安生 |
| 221 | 烟火夜 |

告别薇安

他不知道她在哪里。

这样也好，也许她就会随时出现。这个游戏一开始就这么容易沉沦，他不知道是游戏本身，还是因为这仅仅是属于他和她之间的秘密。

他不记得是某月某日，在网上邂逅这个女孩。MIRC 里她的名字排在一大串字母中。Vivian，应该是维维安。可是他叫她薇安。

也许是周六的凌晨两点。失眠的感觉就好像自杀。

他在听帕格尼尼的唱片。那个意大利小提琴演奏家，爱情的一幕。音乐像一根细细的丝线，缠绕着心脏，直到感觉缺氧苍白。他轻轻双击她的名字，Hi。然后在红色的小窗里看到她的回答，Hi。同样的简单和漫不经心。

他：不睡觉？

安：不睡觉。

他：帕格尼尼有时会谋杀我。

安：他只需要两根弦。另一根用来谋杀你的思想。

他：呵呵。

安：呵呵。

就这样开始。

聊了很久。中途他们休息三分钟，他去倒咖啡，站起来的时候

撞倒一把椅子，然后又重新开始。对话原来和下棋一样，是需要对手的，势均力敌才能维持长久的趣味。他们继续时而晦涩时而简单的语言。天色发亮的时候，她说她得去睡觉。他们没有约再见的时间。

他在卫生间里用冷水冲澡。探头去看镜子，看到一张麻木不仁的脸。其实他害怕的只是被寂寞谋杀。没有对手。在现实的人群中，他的视线穿越过城市在楼群间的狭长天空，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。

每天早上他坐地铁去公司上班，在地铁车站买一杯热咖啡，然后在等车的间隙把它喝完。从地下走到地面的时候，他总是习惯性微微眯起眼睛。明亮阳光像生活一样让人感觉局促。大街上到处是尘土和物质的气息。

他：我是个喜欢阴暗的人。

安：我知道。就好像我知道你肯定是喜欢穿棉布衬衣的男人。你平时用蓝格子的手绢。你只穿系带的皮鞋，从不穿白袜子。你不用电动剃须刀。你用青草味道的香水。你会把咖啡当水一样的喝。但是你肯定很瘦。

他：还有一点你肯定不知道。

安：？

他：？

走出地铁车站以后，他要经过大街中心的一个广场。那里有大片的樱花树林，是他眼中这个城市最温情的地方。走进公司所在的大厦，在等电梯的时候，他低下头，轻轻呼吸残留在肩上的花朵清香。衣服上常常黏着细小的粉色花瓣，他把它们摘下来咀嚼。

那一天。也是在电梯里，乔对他说，它们有味道吗？她是他的

同事，不在同一个部门。他面无表情地看着她。他说，也许和你的嘴唇一样。乔微微吃惊地睁大眼睛，然后她笑了。

这个女孩喜欢喝冰水。喜欢的装束是白棉布裙子，光脚穿球鞋。头发很长。有漆黑明亮的眼睛。不化妆。十二岁暗恋班上的英俊男生。高中时最喜欢的男人是海明威。

安：你知道海明威是怎么死的吗？

他：不知道。

安：他把猎枪塞进自己的嘴巴，一扣扳机……

他：嗯。

安：然后他整个头盖骨都被掀飞。

他：很惨烈。

安：不是惨烈。

安：仅仅是他喜欢的方式而已。

他：你喜欢他的方式？

安：呵呵。

安：是的。我常常想，人应该如何决绝地处理自己。

安：可是生活已经把我们折磨得半死不活。

他不太确定会有这样的女孩存在，他是在网上认识她的。他没有见过她的样子。在现实生活里，似乎并没有这样有趣的女孩。她的想法有时使他怀疑她是个男人，可是她是可爱的。她有她自己的谈话方式，他同样喜欢。

那个深夜又与薇安在网上相遇。他说，出来见一面好吗，我们去哈根达斯。她曾告诉他喜欢吃冰激凌。她说，是南京路上的伊势

丹吗，那里有一家。他说随你挑吧。

他一直相信她和他在同一个城市。在聊天的时候，她有很好的情趣和他谈论 Kenzo 的新款香水。她告诉他，她喜欢上海的地铁。在站台上等候，她常常有一种欲望。想突然地跳下去，然后当地铁呼啸而来，再奋力爬上台阶。她说，她喜欢这种幻想。

你喜欢看海吗，她说，大海是地球最清澈温暖的一颗眼泪。他在那里笑她，但是上海只有一条脏脏的黄浦江。

他很清楚她不会轻易答应出来和他见面。有一度时间，上海的网民习惯这种聚会。十多个人一起出去喝酒，打保龄。男人比较多一些。当然他也曾和女孩约会。网络是接近陌生人的最安全方式。他和近二十个网上认识的女孩见过面。有些一起吃顿饭就散了，再也没有见过下一次。也有例外的，比如他的前度女友蕾丝，是他见过的上网女孩里面最漂亮的一个。

这段轻率的恋情持续了六个月。那是一种猎手般迅速的好奇心和征服欲望，后来感觉到它的残酷。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像一个暴食的人，有了一个空虚的胃。

他只是这样地问她，没有抱任何期望。

聊天也是好的。光着脚盘坐在大藤椅上，有时会拿一块蓝色的碎花毛毯盖在肩头和膝盖上。中途会再去煮一壶咖啡，常常会因为腿麻又恍然地碰翻什么东西。凌晨，他们下网。照例数到一至三，然后一起键入 Quit，这是他需要分享的温暖的一刻。这种感觉使他沉沦。可是他相信自己是清醒的，清醒地投入网络的虚拟和情缘的迷离之中。

他开始想念她。下班，在地铁车站上，想着深夜对谈时一些可爱的细节。她的邪气慧黠的腔调，那些晦涩简单的语句。他未曾遇见过这样冰雪般凛冽的女孩。

有一次，他们在网聊谈到爱情。

安：还记得第一次和女孩做爱的情形吗。

他：记得。

安：印象最深的是——

他：她眼中的泪水，流到我的手指上，很温暖。

安：你的手指从此失去了贞洁。

他：呵呵。

安：呵呵。

他：为什么要问这个。

安：想知道你的心里是否还有爱情。

他：也许还残余着百分之十。我感觉它即将腐烂。

安：不相信爱情的人，会比平常的人容易不快乐。

他：你呢。

安：有时候我的心是满的。有时候是空的。

他挤在下班的人潮中，涌进地铁车厢。微微的晃动中，车厢里苍白的灯光照亮黑暗的隧道。他四处观望了一下，突然感觉她也许就在他的身边，是陌生人群中的任意一个。车厢里的年轻女孩，很多是 office 小姐，一律的套装和精致的妆容。但是他感觉她不会是这一类。她在网上似乎是无业游民，无所事事的散淡样子，而且常常深夜出现。

他想如果她在这里，她会辨认出他。一个固守自己生活方式的

男人。穿棉布衬衣和系带翻绒皮鞋。平头。用草香味的古龙水。也许她正在暗处发笑。但是她不会上来对他说你好。她只是暗暗发笑。因为开始留心，他才注意到那个女孩的存在。

每天早上，她都和他在同一个站台上，等不同方向的一班地铁。短短的一段时间里，她在那里和他一样的神情冷淡，带一点点慵懒。她穿宽大的洗旧的牛仔裤和黑色T恤，瘦瘦的手腕上套一大串暗色的银镯，头发漆黑浓郁，光脚穿绕着细细带子的麻编凉鞋。她喜欢斜挎一个大大的背包，有时从那里扯出一副耳机，塞着耳朵。听音乐的时候，她的脸色显得更加的疏离和冷漠。他一直想知道，她听的是否是帕格尼尼。

有时候，他想他应该突然地走上去，对她说，薇安，喝杯咖啡吧。如果是她，她会邪气而天真地抬起头看他，用她惯有的似乎不怀好意的笑容。如果不是她，那么她会扭过脸去。可是，他想留出多一点的时间看她。悠闲而笃定的。这个游戏他可以控制结局。

周末，公司去酒吧聚会。乔走过来请他跳舞。乔说，还记得我的嘴唇吗。她侧着脸在阴影中对他微笑。他抱住她，发现她已经醉了。John走过来拉住乔的手臂，你醉了，我送你回家。公司里的同事都知道John对乔的暗恋。虽然乔有一个在英国工作的摄影师男友。

乔推开John的手。她的蔷薇般醺然的脸颊伏在他的肩上。她睁着明亮的眼睛看他。林，和我跳舞。他看了看身边尴尬的John。他把她拖出了酒吧。

已经是午夜。在狭小的公寓电梯里，她再次仰起脸问他是否还记得她的嘴唇。他面无表情地看着她，然后突然地把她推倒在电梯门上。他粗暴地亲吻她。她轻声地说，我很久没有做爱。他去英国已经两年，我没有和任何男人做爱。她唇上的口红开始颓败，像黑暗中被烧灼着的花瓣，无法自控。

他不记得和她做了几次，最后在一种恍惚的状态中陷入沉睡。在她的抚摸中他清醒过来。他再次要她。她脸上扭曲着痛苦的表情，低声哀求他。他把她的长发拉起来，告诉我，你不会爱上我。他听到自己麻木的声音。

她在羞耻和快乐中，仰起如花般盛开的脸。我不会带给你任何麻烦，林，你是自由的。她的眼泪从眼角滑落。他的手指轻轻地颤动了一下。黑暗中眼泪的温度超出了他的记忆。

黄昏的地铁车站发生一起事故。

地铁呼啸而来，一个中年男人突然飞身跃向轨道。紧急的刹车声和尖叫在空气中凝滞。他夹在混乱的人群中，看了看出事的位置。鲜红的血迹呈喷射状。他看到一只苍白的手轻轻地摊开在那里。什么也没有抓住。

他挤出人群的时候，看到那个黑衣女孩。她的耳朵上塞着耳机，远远地站在那里，若无其事的样子。他走向出口通道。他突然觉得胃里有空虚的烧灼感，通道口涌进来的阳光使他睁不开眼睛。他再次回转身去。深夜，他和薇安刚刚讨论过生命的末日。他也许永远都不会见到她。

他看到那个女孩走过来。他平静地等着她走到他的身边。然后

他说，薇安，喝杯咖啡吧。

女孩那天穿的是一件黑色的高领无袖的棉 T 恤，手腕上一大串银镯发出清脆的撞击声音，眼角涂着银白的亮粉。是这个夏天女孩最 in 的化妆。她的左眼角下面有一颗浅褐色的眼泪痣。

她抬起脸看他，她没有笑。可是我的名字是 Vivian，她说。她的声音是有些沙的，寂静的感觉。

他带她去了他每天早上买咖啡的店铺，Happy Cafe。他问她，你喜欢喝哪一种咖啡。她说，Cappuccino。而他的口味是意大利的 Espresso，他不介意这个小小的差别。

他说，那个男人肯定是死了。女孩淡淡地用手指抚摸着盛咖啡的白瓷杯子。死亡是很平常的事情，也许他刚失业，也许他面临离婚，也许他上当受骗，也许他仅仅是厌倦。女孩把她的耳机放回包里。她说，如果他挨过那一刻，他就可以喝杯香浓的咖啡。

Vivian 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平面设计。他们有一些随意的约会，常常就是在 Happy Cafe。

她称他为咖啡男人，因为他的生活不能缺少这种沉郁苦涩的液体。他终于搞清楚她听的音乐，不是帕格尼尼，而是 Ban 的低音萨克斯风。

她是个独特的女孩，脸上惯有那种淡漠的表情。陪着他喝咖啡的时候，她的话非常少。

有时他把自己的手覆盖在她的手指上，他轻轻地抚摸她指尖的那部分肌肤，她就抬起眼睛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

他带她去哈根达斯。带她去真锅，那家华亭路上的日本咖啡店。